國朝文錄

南雷文錄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南雷文錄卷一

餘姚黃宗羲棃洲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吳　祥一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有明朋黨之禍至於亡國論者亦止謂其遞勝遞負但營門戶罔恤國是已耳然所以亡之故皆不能指其所以然至易代而後明也烈皇既誅魏奄列其從奄黨援諸奸之罪定爲逆案首輔韓爌傷弓之後不能主持機山錢公爲物望所歸首輔倚以裁決當時從逆之徒險拙不同拙者妒寵爭妍冰山富貴累丸不止爲逆奄

所用者也險者去梯造謀經營怨毒豫留敗著資其捲土重來之計蓋用逆案者也例以渠魁脅從俱誅把持局面之險人不過十餘聽拙者之自去則逆案可以不立顧險人蓋藏甚密破心無路遂使滔天括地之虐醞滯固於鬼薪城旦之律文公從票擬中爲一語例見所脇之點破云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誘發奸指佞之封章蓋指楊維垣賈繼春等而爲言也此與黃瓊於梁冀誅後言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其構毒熾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爾賞其議一也逆黨恨甚劄臂而盟耽耽思以奇計中之ムムームー伊ム埋ム起ム亡何而毛帥之事起毛文龍者錢塘人遼撫王化貞之千總也遼陽

陷後逃至皮島招流民通商賈數年遂為巨鎮然不過自營一窟耳而掠沿海帑丁稱為斬獲獻俘欺朝廷以牽制避瀋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官至都督莊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稍不應則跋扈恐喝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而於廣寧旅順鐵山之失寧遠錦州之圍碩未嘗有一鏃一矢之勞也其不能牽制明矣識者無不謂為疆埸之蠹督師袁崇煥出山公亦以為言崇煥入皮島大閱軍士以計斬文龍其奏報之疏云臣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已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　太祖患之范相

此事當時無人知也至國初讀實錄始知之

國文程時爲章京謂　大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　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倉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倉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而逆黨之恨公者以爲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謀叛無以殺崇煥不爲毛帥頌冤則公與崇煥不得同罪於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箝上下流言小說造作

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野傳告亦為信然崇煥之磔酣謳竟路逆黨遂議一新逆案以洩舊案之毒以崇煥為大逆比魏忠賢公為次逆比崔呈秀以及東林諸君子悉比魏廣微徐大化劉志選之流謀既定矣乃逮公入獄時相主其事者恐公入廷辯眞偽不可掩傳語公其趣和藥毋為崇煥續也公仰天歎曰我無愧於心若冒昧自裁皆謂我實有罪後世誰白我者時相聞公就逮傍然曰彼竟來耶公至廷辯侃侃上密遣人詗其語及讞入芟公辯辭而鍛鍊文內擬不時處決且令有司設廠於柴市諸用夏文愍故事也上見讞詞與所詗異持其疏未下明年右中允黃公道周

自田間來上疏救公反覆久之黃公降級去上亦無意殺公矣是年六月釋公戍定海崇煥為人麤豪不拘士節然甲士精強邊備修舉自熊襄愍以後未見其比闗兵之在城外者聞其下獄閧然稱亂矢集皇城兵部從獄中出其手書止之其得士心如此頋使之誣死從此精銳盡喪士卒不可以經戰陣矣逆棻雖未翻而烈皇之胸中已隱然疑東林之敗類由是十餘年之行事親小人而遠君子以至於不救然則有明之亡非逆棻之小人亡之乎公在戍九年奉旨歸里南渡始復原職賜存問乙酉春三月卒年六十七公諱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之華亭人父大復以舉人知蓬萊

縣公少從學於舅氏張以誠登萬歷丁未進士第以庶吉士授編修時年二十餘深沉寡言笑院中推為老成歷宮坊少詹至南吏部侍郎時百官皆捐金助大工多頌逆奄公以單輸為言遂遭劾奪崇正初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尋進太子太保文淵閣烈皇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多任番役公言東廠之設所以防姦謀卒變也使苛碎及於閭閻民其堪命乎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敕內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為舊敕所無論之按其事為中書田嘉璧所增下鎮撫司鞫問詞連閣臣劉鴻訓周道登上怒不測公五疏解之二輔始生還熊襄愍傳首九邊御史饒京疏請收

葬上不閉可其子兆壁又請公與韓公爌言自有遼事以來易帥

視日廷弼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焦脣敝舌爭言大計逆奄竊柄莫

不剺身微幸廷弼一長繫待次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

致獨膺顯戮慽慨赴市耿耿俠腸猶未盡泯枯骸雖冷不宜長付

狐狸上爲之惻然聽其歸葬崇正初相長山(劉公鴻訓)易於有爲及在際會

每乏溫潤之色小人環而攻之公爲之撐拄蒲州(韓公爌)再出頗失人望

小人不忌蒲州而忌公上性嚴而公濟之以寬上好動而公持之

以靜小人之必欲殺公亦上有以啓之也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

孫柏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爲之後之君子其考信於斯文銘

曰、

史狐罪所君子赦止大儒經訴尚多遷徙見閒與餘去之千里湯

湯銳血沉埋故鬼已已之役坐袁大逆僉曰宿和狐注一擲爰書

里嘆同者十百豈有　天朝受汝緬尺島帥狡獪皆曰可殺輔臣

大計原無滕葛奈何諱之若恐相涅云非公道亦爲飾說（不如勿道之尔）烈皇在

位兩大銳紫鄭鄭之獄督師之叛焉角不生白虹不貫水落石出

（明白言之乎然乎否）

疑信猶半反間之意不在輔臣小人之怨不在於袁瓦墮頭碎適

爾無根天之所遣百爾魔君

首段闢明代興亡至神注之後只淡淡收局此等文非先生莫

能爲也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甯徐雋里凡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若亡與亡蕺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經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晝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

通篇順敘

好學有淸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靑

補諸生、則年三十餘矣、萬歷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槖饘。募金抵誣贓。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誹僭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

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尙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畢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

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略作求）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卽上所擒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卽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予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毀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敎許相摩吽呼已及之矣公度情歷發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

日宜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宜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眞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尅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戾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賂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負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攷橫入多窮愆之所遝及淸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爲益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寃嫌久訟狡不曲盡情詐歷鞫羣疑即被排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

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為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藩覆遼靡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君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欵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為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求

鈔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為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發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為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為首而裕民為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煙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東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與擬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發書以本案為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

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國者胡能逃辟欲彰罪政宜赴藁街上覺秋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為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為反覆儉猾之術以搆兩相於是附宜興者為南黨附興化者為北黨章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敕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讒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為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戢山（劉公宗周）于召對犯顏救之戢山革職

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鞅○袖○放○絜)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尙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蕺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豢賂毀裂。恩讎擊黜。將宮奴市儈。時相爲市中。指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又○提)被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刓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

開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徇難先帝尙遺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諦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公歷敘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

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貞寶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

（至此大發議論）

一海內爲作降城歎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

（非小儒胸中所有）

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於有爲向若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

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遂投杼而過後患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爲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回護好）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過介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脊而可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於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補敘一切）

衣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道穡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
談扇歌鐘而已宏長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
難雖側蹞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
産而捲握之物不與雖竹亭者又欲籍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內
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蕺山縲騎逮問公爛吳金吾勿
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戸一門之內孝友攜染義讜情至兄弟三人
惟伯兄一子相捏者言當避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為主也母黨式
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大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穀為子已
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柱臣為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

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爲於祖禰而祖禰用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斃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于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歷戊寅。歿於宏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柱臣。女五人。壻堯臣。潘熿。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壻也。孫二人。功燮。甲余覆巢孤露。

公以禪弟畜之所不至隕越於游鑿者槩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況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弁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贍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於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鎭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豊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變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尙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大急一

念刑名僉王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亡國若狂南渡爝火專樹饕餮公於其閒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拄樑棟汎汎滸中以俟一鬨羣兒騖水黑雲壓城裁城殺魄耿耿孤誠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扆

此語可思

起手推嚴中閒一路順敘而折重在刑部折獄結一段論莊烈致亡之由最中肯綮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崇禎間（從大處寫起）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門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仙鄴仙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衞名教激揚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耑愚劉瑞當馮元度馮正則馮簟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

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
（至此才入瑞）
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嵩愚齊名均刻行世稱爲姜劉
及嵩愚登第又與元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
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會邦人
林守一之苑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檇李則投夏彝仲其
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
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
（爲朱之輩文亦自然又古）
當蹭蹬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冑中不
能無芥蔕友朋高會瑞當恆坐席端文虎炙之酒酣耳熱兩人輒

離席長歌曼聲相和啞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唱然曰
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鞴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
橫潰聲寶陸沉亥遊事息返顧閭里則甾愚元度以疾死酉仙鄰
仙以憂死文虎以剌死覺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
風波亦爲里中指名伸揚厲放言悲歌流湧亦不可復得乃爲潔
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羞排悴然不
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辭思拙句絕似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真上品）
（矣相應）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瀕側
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

江而上颶風失檝隨波蕩漏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大沖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冠深事急當爲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盡信瑞當之深也箪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參政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褒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

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卽澤望也次適蔡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淼瑞嘗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鄭山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因瑞當之未亡叒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尙且精神頹喪風味轉墜迨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淸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

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鄭嶺參差。堅言汧履。冀使君知。

以盛衰二字爲眼目情深韻古令人不復憶歐陽公

徵士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相臣以孝情見劾者三人（愉好並論）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峯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鄉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决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為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飾徒工（有據雄識猶之志）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言之者

乃革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誤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力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威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凶弗摧即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懸其歸死以宥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撫賊之認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

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懈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己之章有旨這本既違式飭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櫽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歎曰此何等事在廷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負愧死矣（有倡言攻嗣昌者）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於耕巖也（及面寫出關係）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為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

爲宣州人曾祖龍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恆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淸眞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宗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

（按上文）

上書報罷不復習應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考曲俱理佐王之

（起下文）

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妄畫條陳鼓煽

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藜藿以繼食有知而餉之恐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會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度置壁中三年應甑來借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者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

智非不若鼻羽所前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爲僕者直欲死僕者也（與顧亭林之言同）溧陽歎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臨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燮掄鑑墀逢、將以某年葬於某所、耕巖重然諾（又提）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

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藐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疏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歿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

所寄去易簣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簣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泫然和淚而銘曰

落拓數言包括殆盡

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劾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倫

持論得大頭腦行文自磊磊明明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讎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奸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元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元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此說前人已有）原小人之心固謂彼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閒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少保陳公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

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雖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迄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夭次貞裕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即先

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愛其才子居恆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此老文獻所以救世消弭）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兒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周延儒也）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予毀室之虞先生措置艱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亳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鎖鑰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

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於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邪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諸故相而故相所最媚者爲阮大鋮大鋮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鋮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灰陽燄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强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於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鋮妄豎條陳鼓煽豐芑大鋮始阻喪先生與爻尾因未免多事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

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二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與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皋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游與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鋮爆起。國狗之狺。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録。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逃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緝至鎮撫司。雖解已瀕十死矣

若是乎宏光南渡止（言者慨然）結得晉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郎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弔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於萬歷甲辰十二月九日卒於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嵋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琛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汫灑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於亳村

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況於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於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爲宏光嬖人之孽、佞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據身所經歷者直書、而持論自有體要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荏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襄詩、略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渢、新安人、徙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恬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偵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

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庵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辭氣象灑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此真奇士）耆習王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過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設盂供同坐葛仙祠已亥二月望（此可作圖）笑宜庵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庵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

日余入雲居訪仁庵魏美矣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遴菅思宋之遺民謝翺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翺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惟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

道隱言盡大地人來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卽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竢君仙後尙當與予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

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卽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卽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

此段綱撥不破之論非徒以大冒頭語壓倒異端

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顚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衞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豫者皆原于僞桑海之交士多標致擧竹西臺沉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鸞死而不

亡惟此生氣

前寫高士行踪隱隱約約未借道隱諭輪迴語以發洩之烱烱

丹心令人不敢逼視

萬充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

須知此而後爲窮經經可易言乎

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

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杪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

教諸相爲首尾可以槪之百世

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君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戒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即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屢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春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

此數種今皆刊行

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亥甲陽草各一卷。其閒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草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

六百年濂洛關閩先生之言自任也

又轉一語此非先生

爲流別余雖歎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充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飢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與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爾中所稱陸鵡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充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䟦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

者以意或得或否鑿此踵陋剿裂經旨侃侃充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典昌祭祔奔進洊撫樣子封問諸如捧珠盤如承明水如服元端不調故紙三尺短潭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舊話

萬氏兄弟充宗深於經季野熟於史充宗之所以窮經此文備矣而季野之史則望溪文鈔中有墓表識之